

● 古彭长弓 著

女侠武林情



目 录

第 一 章	怒逐高徒·····	1
第 二 章	错认夫君失节体·····	14
第 三 章	还妻收姣娘·····	32
第 四 章	夜闯官府除淫贼·····	54
第 五 章	扬威斗奸党·····	74
第 六 章	奇人献奇艺·····	96
第 七 章	群雄受挫西凉国·····	115
第 八 章	少侠废师兄·····	136
第 九 章	皇宫盗宝·····	159
第一〇章	侠女初思春·····	180
第一一章	姐夺妹爱施毒手·····	205
第一二章	狭路冤家·····	228
第一三章	闺阁藏壮士·····	250
第一四章	冒死寻妻·····	268
第一五章	追魂绝剑·····	285

第一章 怒逐高徒

荷花山位于湖南省东部，因山中有一荷花湖而得名。眼下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，湖光山色，相互辉映，构成了一幅迷人的图画。山上有座南极寺，五间正殿，东、西各有配房三间，中间是片平坦的场地。这晚，十五的月亮，已爬上了半空，银辉下闪着一男一女两个孩童练武的身影。二人身轻如燕，动作敏捷。舞起剑来，银团绕身，风声嗖嗖，光亮闪闪，人影忽隐忽现。旁边站着一位老僧，年方六十开外。他童颜鹤发，目如烺星，正注目凝神地打量着二人的动作。两个孩童对练一趟剑术之后，那老僧便把他们叫到跟前，指点一番。接着，他便从身后抽出一把宝剑，慢慢地舞动起来，两个孩童也跟着练习。

那老僧正是南极寺的老方丈，法号静修，是当年武林南极派的首领。他武功高超，艺业惊人。正在教练的两个孩童，是他刚收下的两个弟子。男孩名叫张光泽，是老英雄九头鸟张坤的儿子。张坤家住山东德州府东十八里张家寨。他自幼离家，随师学艺一十二载，十八岁奉师命下山，在二龙山结拜八义，后保海刚锋办案数十载，历经百战，屡建功勋。直到海刚锋辞官不做，他才离开京都，回到家乡。妻子陆金花，也是一身武功，艺业超人。夫妻仅有一子，爱如掌上明珠，

取名张珠，字光泽。张珠长到六岁，陆金花便教他学练武功。张坤来家之后，张光泽已年长九岁，张坤知道练武是吃苦的事儿，夫妻年迈，膝下只有一子，娇生惯养，难下狠心教他练武，便和妻子商量，把儿子送来荷花山拜师。静修因与张坤早年相识，交情甚厚，便把光泽收下。但静修教徒甚严，特向张坤言明：光泽在此不论多久，武功不成，不准他回家探亲，亦不准张坤夫妻前来荷花山看望儿子。张坤亦知武门戒规，盼儿成材，一一应允。

那女孩名叫凤月梅，今年也是刚满九岁，家住山下六里之外凤家寨。父亲姓凤名坤，外人送名丹凤剑客，本是静修长老的师弟。二人同师学艺数载，交情更为不薄。凤坤因夫人早逝，盼女成材，毅然送女儿拜师方丈。静修先后收光泽、月梅两个爱徒，便日夜教练。张光泽和凤月梅师兄妹两人，两小无猜，随师学艺，互教互学，取长补短，武功日益长进，静修十分喜欢。

这天，静修教罢张光泽、凤月梅一套剑术之后，回到房中，觉得心中不爽，便出离寺院，顺着山路，漫步散心。他刚刚来到荷花山下，忽然发现一个小孩正在啼哭。方丈一看，不由一愣，原来是张光泽在这里呼天号地，痛哭不止。方丈十分惊奇，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柔声问道：“光泽，你是不是因远离家乡来此山中学艺，吃苦不小，思念双亲？”

那正在啼哭的孩子，一见方丈来到自己面前，拍胸询问，慈言善语，忙拭去满脸泪花，起身说道：“回禀大师，我父母双亡，无家可归。眼下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”

方丈听了，眉头一皱，愈加不解问道：“你把详情说来。”

那孩子说：“我家就住在这山下十里之外的江家大寨。姓江，父亲给我取名天池，今年刚满九岁。父母被寨上的恶霸逼死，乡亲们念同族之情，买来两张芦席，把父母尸体埋在荒野。我上无兄姐，下无弟妹，举目无亲，孤身一条。只有挨村乞讨，以求生存了。”他说到这里，止不住两眼热泪，滚滚涌出。低下头，双手直拧衣角，再也不说一句话了。

静修听罢，怜悯之心，油然而生。他抬眼再看江天池，感到奇怪：这孩子为何与张光泽长得这般相象？任其细看，也难分辨。于是说道：“江天池，老僧念你孤苦，愿把你收为弟子，入僧从俗，听其自愿。只待武功学成，也可闯荡江湖，成家立业，除暴安良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江天池听了方丈这番话语，十分感动。顿觉一条明光大道，展现眼前。他扑通跪在地上，说道：“师父如能这样慈悲，把我带上山传武教艺，真叫天池蒙恩不尽。师父在上，受弟子一拜。”说罢，给静修连磕三个响头。

老方丈弯腰搀起江天池，把他带上荷花山南极寺，唤过张光泽、凤月梅前来相见。

江天池见过光泽、月梅，一旁站立。方丈拿江天池与张光泽相比，无论从面形还是从身材细辨，简直分不清是谁。张光泽也感到奇怪。凤月梅瞪起两只秀目，仔细打量二人，心想：天下焉有如此巧事？来者与师兄张光泽眉目相同，面盘一样，个头一般高，肩膀一样宽，真象一母同胎，只是穿着大不相同。凤月梅正在凝神打量江天池，静修长老便拉着光泽和月梅与江天池作一一相认：“这是你的师兄张光泽，这是你的师妹凤月梅。”江天池抱拳施礼：“见过师兄师妹。”然后，静修方丈便从腰里取出一根银针，在江天池左耳垂上

穿一个针眼，戴上一只银耳环。这样，有耳环的是江天池，没耳环的是张光泽，以示区别。从此以后，江天池便和张光泽、凤月梅在荷花山上习武学艺，日夜苦练。

光阴似箭，转眼三年已过。凤月梅九岁上山，眼下已是一十二岁。凤坤便和师兄静修商议，说道：“师兄，月梅来山上与两个师兄共同学艺，转眼三年已过，年已十二。古来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准备把小女带回凤家寨，再教她继续练武，师兄你意下如何？”

静修方丈也有此意。遂道：“师弟言之有理，那就请你把月梅带回凤家寨吧。”第二天，凤坤便带凤月梅离开南极寺。临走时，月梅看了看光泽和天池二位师兄，还真有点恋恋不舍。张光泽和江天池，对月梅下山，也依依难别。

张光泽和江天池留在荷花山练武，弹指间又是六年，二人均长到二九一十八岁。这两个孩子长得眉若卧蚕，目放光华，鼻如悬胆，双肩抱拢，玉面银牙。他俩的品性也与往日不同，天池仁义，踏实能干。他每日五更即起，在未习武之前，就把缸里的水挑得满满的，院内扫得净净的。方丈每问：“天池，缸里的水是谁挑的，地是谁扫的？”江天池总是笑笑说：“我那师兄张光泽，手脚勤快，不怕吃苦。每天黎明即起，挑水扫院。”

方丈明明知道，故发此问。他看到江天池如此这样，常微笑点头，心想：本是自己任劳任怨，反把此事让给师兄，仁义憨厚，真象当年的孟尝君。

光泽也甚为仁义。光泽之父张坤，经常叫家人给张光泽送来衣物。家人每次前来，光泽就安排要送东西都送两份，自己和天池每人一份。方丈每每知道以后，亦暗夸光泽也是

仁义之辈，赛孟尝也。

这天，静修闲暇无事，安排了光泽和天池在寺中习练武艺，自己便下山前往凤家寨，来到凤坤家中。凤坤忙把方丈迎进客厅，两旁落座，唤过女儿月梅，给师父见礼。方丈与月梅在山上分手后，转眼六载未曾见面。今日一见，心中暗喜，笑道：“师弟，月梅已长大成人了。”凤坤微笑点头，月梅不觉粉脸一红，闪到一边。接着师兄弟二人便品茶叙谈。静修说：“江天池父母双亡，举目无亲，无家可归。张光泽家有二老，九岁进山学艺，如今文成武就，我想叫他下山回乡探亲。师弟你看如何？”凤坤闻听此话，点头道：“理当如此。”

二人谈话无意，凤月梅听到这儿，心中发跳，双腮泛起两朵红云。她匆匆走出客厅，来到自己的小房内，手托香腮，思绪万千；心事重重，暗叫自己的名字：月梅呀月梅，你已年长一十八岁。六年前在荷花山伴二位师兄练武，就对师兄张光泽萌生爱慕之意。时至今日，情意更切。眼下师父要光泽下山探亲，他那二位爹娘，焉能不为他请媒提亲完婚？月梅你呀，母亲早年去世，爹爹每天只顾教女儿练武，从不关心婚姻大事。自古道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如果师兄张光泽下山一走，岂不是枉对他萌生爱慕之意吗？怎么办？此事又不能与父亲当面言讲，满腹衷肠，向谁倾诉？月梅想到这里，春心大动，情意更浓。最后把银牙轻轻一咬：也罢，我何不趁师伯现在我家之机，骑上一匹快马，前往荷花山会见师兄，留下点滴情思，好让光泽知道我对他已有爱慕之意。回到家中，拜托爹娘，前来凤家寨提亲，岂不是一桩美事？她连忙走进内间，更换衣衫，梳洗打扮。然后，牵过一

匹快马，打开后门，飞身上马，双脚磕蹬，眨眼来到南极寺门前。她把马拴好，上前叩打门环。

这时，张光泽、江天池还在院内练武。忽听有人叩门，连忙停手，来到门前，手拉门闩，门开两扇。瞪眼一看，门外站着一位姑娘。俊俏苗条，娇姿温柔。她正是师妹凤月梅。张光泽、江天池微微抱拳，说道：“小妹，来到庙院，有何事谈？”

凤月梅听师兄相问，不觉两腮透红。是啊！尽管她对张光泽有爱慕之心，纵有千言万语，如何开口？她杏眼一转，有了：“我是来找俺师伯的。”

张光泽、江天池一听，觉得奇怪，师父不是到凤家寨去了吗？遂问：“师妹，刚才听师父言讲，他今天无事，到凤家寨去看望师叔，莫非没去？”

月梅明明知道却故作惊讶：“哎呀，我还真不知道哩。要是知道师伯已去我家，小妹我就不枉跑这一趟路了。”

二人一听，不知何事。光泽忙问：“师妹，你匆匆忙忙前来荷花山，寻找师父，有何要事？”

凤月梅说道：“六年前我在这儿，伴师兄学艺，师伯传授咱一种剑术，名叫八卦剑，其中几招，已经忘记，因此特来讨教。不想，事不凑巧，我来荷花山，师伯反到我家去了。既然如此，是不是就劳师兄指教一番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心里想：师兄张光泽一定不会推辞。那时，可乘练剑之机，暗送秋波，留下情思，凭他精明过人，岂不是一看便知？谁知事出意料，张光泽心想：师妹前来求教八卦剑，应当传授，不过师弟江天池对此剑较我为好，还是请他教一教吧！便转向江天池，说：“师弟，师妹前来讨教，请你不妨指教一番。”江天池

也是仁义之人，哪能推辞。说道：“既然师兄叫教，小弟怎敢不从。妹妹，取剑过来。”虽然事与愿违，但聪明伶俐的风月梅，岂能流露于表？她只得从背后抽出宝剑，与江天池对面而立。这时，江天池已握剑在手，按照师父传授的八卦剑路，耐心地指教月梅。剑法练完，风月梅鬓角沁出汗水。她取出汗巾，擦去香汗，唯恐师伯返回，看到此情，多有不雅。万一师伯问及，我在二位师兄面前，也无言对答。风月梅想到这儿，便躬身给江天池纳个万福，说道：“有劳二位师兄传艺，容小妹一谢。眼下天色不早，我要下山回家了。”

“小妹休要客气。咱们同师学艺三载，胜过同胞兄妹，今后若有事需要兄相助，我江天池义不容辞。”江天池也还之以礼。风月梅迈步出门，江天池将她送到门外。她把汗巾搭在肩头，顺手解下马绳，翻身上马，不料，呼——一阵风刮来，吹掉月梅肩上的汗巾。风月梅正要下马去拾，已被江天池捡起来送到身旁。月梅手接汗巾，再看江天池，不禁脸色一红，问道：“二师兄，我听说大师兄要走？”

江天池闻听，感到意外。忙问：“妹妹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月梅一红脸，无话可答。只得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说罢，扬鞭催马，红着脸，心里扑扑通通乱跳，往山下走去。

江天池目送风月梅走去的背影，对师妹突然透露的大哥要走的事，深为不解。他正在门前发愣出神，从松林中走出方丈静修。静修从凤家寨回山，刚来到门前，看见江天池把风月梅送出山门，正在相谈，便转身躲在林中，以观动静。当他看到风月梅满脸通红、催马下山时，心想：一定是江天池对风月梅说出非礼之话，或是打俏调情。否则，月梅焉能脸

一红快马而去，头也不回？静修想到这里，不由怒火烧心，暗想，江天池呀江天池，我念你孤苦，收为弟子，在荷花山传授武艺，看你仁义，把你比作孟尝君，谁知你竟敢背着恩师，对师妹如此无礼，真是败坏我佛门名声，要你何用？静修想到这儿，便怒冲冲迈开双脚，进了禅堂。张光泽一看师父回来，连忙上前见礼：“师父回来了？”

“回来了！快把江天池喊来见我？”

张光泽一看师父发怒，不知何故，怎敢怠慢，大步走出禅堂，来到门外：“师弟，师父唤你。”

江天池还在鼓里蒙着，一听说师父回庙，欢天喜地，走进禅堂，在静修面前深施一礼：“徒儿参见恩师！”

方丈二目圆睁，口念“阿弥陀佛”，然后怒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敢称我为恩师？”

江天池一看师父满脸怒容，口出此言，不禁愕然一愣，心中发惊，他忙撩衣下跪，磕头行礼：“师父，弟子入山，时已九载，蒙恩师日夜操劳，费尽心血，传孩儿武功，今日恩师为何口出绝情之言，说我不是南极派的弟子？”

静修牙关咯嘣一咬，二目圆睁，说道：“江天池，老衲本该亮起单掌，击碎你的头颅，索尔性命，收回我九年的武功。可怜你二老双亲早离人间，江家就你独根独苗，今日暂留你畜生一条性命，快快离开荷花山，远走天涯。从今以后，休要说你是南极寺静修长老的弟子。”

江天池听到这儿，真象头顶喀嚓一声炸雷，祸从天降，心如刀扎，止不住两眼热泪滚滚，说道：“师父，投师如投胎。一日师徒，百日父子。你为了教孩儿武艺，费尽了九年的心血。事到如今，孩儿虽不是文成武就，但对师父的武艺

也略通一二，为何说我不是南极派的弟子呢？”

张光泽站在一旁，惊恐不安，一直未敢搭话。他看到这儿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连忙来到静修面前，扑通跪下磕头。说道：“师父，天池若做错过事，任凭恩师指责，决无怨言，怎能赶他下山？请恩师息怒，看在徒儿的薄面上，还把天池留在山上为好。”

任凭光泽讲情，静修也按不住心中的怒火。他看看张光泽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张光泽，你要敢再给江天池讲情，老衲也要把你逐下山去！”

江天池一看师父不听劝解，心想：如果我再留下不走，师兄继续再劝下去，也要被赶下山。既然自己惹师父生气，怎能忍心连累师兄？无奈，他只好满眼含泪，跪倒磕头，大拜八拜：“师父，弟子身有罪过，不知罪在何处，过在哪家？恩师驱赶弟子，弟子焉能不遵恩师之命。弟子暂离荷花山，一旦弄个水落石出，再来参拜。”说罢，又连连叩头，抽身站起，两眼含泪，走出庙门。未走多远，他止住双脚，拭去泪水，回头看看山门，望望禅寺，真是百感交集，思绪满怀，想当初九岁上山学艺，本是个无知的孩童。转眼已是九年过去，师父为自己操碎心肝，把我教养成人。一个孤苦的孩子，眼下虽称不上名侠高剑，但在武林之中自量也已不是无能之辈。师父的恩情天高水长，叫徒儿永生难忘。今日仓促出离，何日再回山寺，聆听师父的指教？唉！那真是山庙依旧人已去，师父绝情我难断。

江天池两眼涌泪，一步一回头，慢慢向山下走去。他走着走着，忽听有人高喊：“师弟慢走！”江天池站住双脚，拭泪一看，原来是张光泽大步来到面前，热泪又滚滚流出，

问道“师兄，唤我何事？”

“天池，你到底做了什么错事，惹得师父如此大怒，把你赶出山门？”

“师兄，咱九年以来，朝夕相处，小弟的为人，你焉能不知？何况师父下山之时，安排咱们练武，还是喜笑颜开，转眼回山便大发雷霆，我也不知错在哪里？”

张光泽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师弟，既然如此，师父眼下也难听劝。只待师父息怒之后，为兄再慢慢探问，劝解。但不知你下山之后，欲往何处？”

“师兄，俺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双亲下世，哪有归宿之处？下山之后，只有天涯海角，任其漂流。不过，请师兄放心，我不管到了哪年哪月、何种地步，宁愿沿街乞讨，头戴开花帽，足登露趾鞋，也不会干出伤天害理之事，请师兄莫再挂念天池了。”

张光泽听了，一阵难过，点了点头：“师弟，请你暂时在这儿等候，不见师兄，千万不要离开荷花山。”

“师兄，尚有何话嘱咐？”

“你稍等片刻，我马上就来，你自然明白。”

张光泽说罢，转身上山回庙，瞒着恩师，走进自己的住房，取出一个包裹，里面放着两身新衣新裤，一双新鞋新袜，外加纹银四十两。一切收拾停当，悄悄离开南极寺，来到荷花山下，把包裹递给江天池，说道：“这里边有两身替换的衣衫，一双新鞋，一双新袜，纹银四十两，请你收下。你离山之后，不必天涯漂流，四海为家。你可直奔山东德州府东一十八里张家寨。我父姓张名坤，在当地无人不知，一辈子行侠好义，同情苦弱。你见了父亲，就说咱二人是同师学

艺，他一定会把你收留，视为亲生。待我有机会下山探亲之时，回到家中，咱兄弟二人，朝夕共处，同场练武，孝敬双亲，不知师弟意下如何？”

江天池听到这儿，看看手中的包裹，止不住泪如涌泉，扑通跪倒：“师兄，咱同师学艺以来，九年如一日，家中送来衣物有你的，就有我的，天池今生今世，大恩难报。眼下师父赶我下山，无处可归，师兄又赠衣送银，要我前往你家寄居，真叫小弟感恩不尽呀！”

“师弟此言差矣。你我九年相处，就象一母所生，情同手足，何能这样言讲？有道是大丈夫有泪不轻弹，师弟不要过于悲伤。请你暂到我家，莫要违背兄长之言。”

“谢师兄！”江天池拭去泪花，别兄下山，直奔山东德州张家寨而去。

张光泽一看江天池下了荷花山，便匆匆返回南极寺，来到禅堂，放眼一看，师父正在提笔修书。他不敢惊动，站立一旁。不一时，师父把书信写好，折叠装封：“光泽！”

“见过恩师，弟子伺候！”

“把这封书信给我送到凤家寨，见了你那凤坤师叔，当面交出，不可转递。”

张光泽闻听甚觉纳闷：恩师今日到底为何反常？他来到庙中，怒逐师弟下山，又叫我二次到凤家寨下书。你刚从凤家寨回来，有何话兄弟二人不能当面言讲？但是恩师交待，怎敢多问，他只得接过书信，下了荷花山，直奔凤家寨，进了师叔的大厅。只见凤坤正坐在太师椅上，端杯喝茶，闭目养神。张光泽抢步上前，跪下叩头，大礼参拜：“见过师叔！”

凤坤睁眼一看：“光泽，是不是前来寻找你家恩师？他

已走了。”

“恩师已经回庙，徒侄得知。现在是奉我师之命，给师叔送来书信一封。请师叔观看。”说着，便把书信取出，双手递上。

凤坤接过书信，心想，师兄刚离我家，不过一顿饭的时间，你我二人何事不能当面言明，回到庙中，又派光泽前来下书。他略一思索，打开书信，展目一看，愕然吃惊，怒容满面。信中写道：“凤月梅瞒着你我二人，私奔荷花山，寻找江天池。二人暗中调情，有辱佛门，败坏南极派的声望。我已把江天池驱出南极寺，你也要好好管教月梅。”凤坤看了这封书信，焉能不怒。他把信揣在怀中，未吐一言。张光泽一见师叔看过信大怒，不知为何，也不敢多问。

丹凤剑客凤坤，怀揣书信，转身走到后房，伸手取过一根绳子，一把快刀，怒冲冲走进女儿凤月梅的房中。这时凤月梅刚从荷花山来家，在房中发呆，遗憾未能与师兄张光泽攀谈，吐露真情，万一师兄就此下山回家，岂不是枉怀情思？正在坐立不安，只见老爹爹大步进屋，喝道：“贱女！”

月梅闻听，大吃一惊，慌忙款动金莲，来到爹爹面前。问道：“爹爹，何事呼唤女儿？”

凤坤把刀和绳子往月梅面前一扔，说道：“丫头，你今日背着爹爹，做出丢人现眼之事，为父就该削去你的头颅。自古道虎恶不吃子，爹爹无狠心。一根绳，一口刀，两条道路，任你选择吧！”说罢，拂袖而去。

凤月梅听到这儿，止不住泪花在眼中滚转，一阵伤心：天呐，我凤月梅身犯何错，爹爹立逼女儿一死？娘啊，孩儿六岁，你老人家离开人间，撇下女儿，孤苦伶仃，与年迈的

爹爹相依为命。不想女儿有爹无娘，苦熬至今，长大成人，爹爹立逼女儿一死，怎不叫为儿伤心？死，黄泉路上无老少，女儿一死无甚可惜，只是年迈爹爹膝下无亲生，何人照顾他？她正在难过伤心，珠泪不干，忽然房前走来一人，喊声：“小姐！”走至面前。月梅拭泪一看，是丫环春兰。

春兰这时也甚是伤心，想了想又说道：“小姐，老爷逼你一死，尚不知罪犯哪条，只待澄清是非，老爷定会回心转意。因此，依我之见，小姐不如暂时离家，躲避数日，等老爷转过意来，我再去把小姐接回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不！我若不死，老爹爹知道女儿私奔，岂不更加恼怒？到了那时，若把爹爹气坏，月梅怎还有脸面活在人间？”

“小姐休要担心。只要你同意暂时离家，春兰我自有安排。”春兰说罢，在风月梅耳边低语几声，月梅连连点头，便收拾衣物，悄悄打开后门而去。月梅临走前，再三安排春兰代为女儿行孝，等日后回来，定报代女尽孝之恩。

月梅走了以后，丫环春兰便取过风月梅的一只鞋子，放在后院水井旁边，顺手朝井里投下一块巨石，只听“扑通”一声，丫环一声惊呼：“老爷快来，小姐投井了！”

第二章 错认夫君失节体

凤坤把绳索和刀子扔在月梅面前，逼女儿一死，然后回到客厅，仍是怒气未消。他越想越气，忽听春兰一声惊呼：

“老爷，小姐投井了！”凤坤连忙走出客厅，来到后院井旁，放眼一看，只见女儿的一只绣鞋放在井边，探身往下瞅瞅，井里水花翻动。他不觉一阵难过，几滴泪水掉在井中，哪有心思去救？他正要顺手搬来一块青石板，准备把井口盖严，张光泽一阵惊慌，迈步来到水井旁边，纵身就要下井打捞。春兰连忙拦住井口：“张少侠，小姐落井多时，早已绝气，救也无用了。”

“纵然师妹已死，我也要把她打捞上来。不然，俺张光泽焉能对起她三年同场学艺之情？”说着，又要纵身下跳。春兰不由一阵惊慌。她知道万一张光泽跳到井里，捞不着小姐的死尸，而捞着一块石头，岂不是大事败露？非但小姐不能逃脱，老爷怪罪下来，就连我春兰的一条小命也没有了。她急中生智，把脸色一寒，退离井口，说道：“张少侠，我看你不是打捞小姐，而是索俺老爷的一条性命？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老爷闻听小姐投井而死，已是泪流满面。若把小姐的尸体打捞上来，老爷看到岂不更加伤心？到了那时，我家

老爷若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对不起老爷，也就更对不起小姐了。”

“这——”

凤坤听到这儿，也感到十分悲伤，热泪滚滚，说道：“光泽，别……别……别打捞她了！”说罢，顺手从旁边搬过一块青石板，把井口盖严，洒泪回房。张光泽也止不住流下几颗泪来，跟在凤坤后边。只有丫环春兰，心里犹如一块石头落地，望着凤坤、张光泽走去的背影，偷偷地笑了。

张光泽和凤坤回到客厅。凤坤刚坐下，便对张光泽说：“光泽，我也不给你那恩师写回书了。你回到荷花山之后，见了静修长老，就说丫头月梅已坠井身亡。”

张光泽听罢，点了点头，拜别师叔凤坤，出了凤家寨，返回荷花山。他一路想来，感到吃惊，不知荷花山为什么突然风波起，惹下此事端？庙门恩师赶师弟，月梅师妹又坠井。他心怀疑团，走回南极寺，见了静修长老，把凤月梅坠井身亡一事，如实相报。静修闻听，也止不住一阵心酸，后悔莫及。他原来以为给师弟写封书信，叫他严加管教女儿，谁知师弟如此刚烈如火。既已如此，凤家寨现在仅有师弟一人，我何不把他接来南极寺，朝夕相处，谈论武艺，以解他心头之闷。静修长老想到这儿，便唤过张光泽，命他再次前往凤家寨，把师弟凤坤接来庙中。凤坤也不推辞。便把家中的一切财物，交给管家看管，随着张光泽来到南极寺。从此之后，师兄师弟，同房共卧，同桌共餐，谈武论艺，消愁解闷。张光泽专心练武，孝敬二老。

再说江天池，自从下了荷花山，遵照师兄张光泽的安排，便去山东德州张家寨寄宿。这天，他到了山东德州，按照乡